

回味青涩往事，
解密成长密码

你把青春落在脚跟
却四下寻找
你和她交错而过
却怪懵懂来得太迟
学生会萌主的记到记录簿
遗落的青春，依然骚动

学生会 萌主的 迟到记录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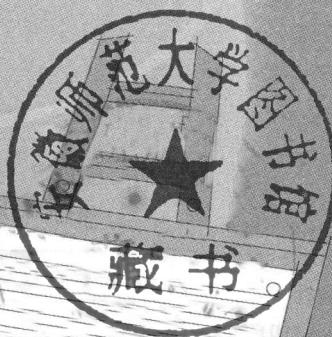
主编 / 刘勇



回味青涩往事，
解密成长密码

学生会 萌主的 迟到记录簿

主编 / 刘 翁



藏书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学生会萌主的迟到记录簿/刘勇主编. —北京：中国财富出版社，2014.3

(角落里的青春·浅末年华卷)

ISBN 978 - 7 - 5047 - 5054 - 9

I. ①学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81276 号

策划编辑 王秋萍

责任印制 方朋远

责任编辑 白昕 白梓

责任校对 梁凡

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

电 话 010 - 52227568(发行部) 010 - 52227588 转 307(总编室)

010 - 68589540(读者服务部) 010 - 52227588 转 305(质检部)

网 址 <http://www.cfpress.com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47 - 5054 - 9/I · 0104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张 14.5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268 千字 定 价 28.80 元

目录

Contents



往日灿烂

谁会和一头犀牛谈情说爱 /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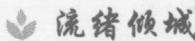
淡蓝色的耳朵 /8

我的兄弟姐妹不会这么可恶吧 /18

惊心动魄的早晨 /33

那些年，我们一起暗恋过的男孩 /38

吾有钥匙开卿门 /41



流年倾城

春雨潇潇，温暖小城 /47

学生会和玛尼妹 /60

我路过海的时候海不说话 /64

风华是一指流沙，苍老是一段年华 /76

红颜，瘦了江南 /84



尘世繁华

抱歉，没听到爱来的声音 /93

我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男生 /102

到哪儿我都会找到你 /107

故事里的故事，有太多意外 /114

只是蝴蝶不愿意 /127

大音希声

目 录

- 除非雨落之后仍是雨 /135
- 等你到花落 /140
- 娘的儿子叫成成 /146
- 静待栀子花开 /151
- 总会有人替你来爱我 /160
- 你不是他们说的那种坏小孩 /166

韶华梦醒

- 桑歌 /173
- 锁魂囊 /188
- 魔女阿籽 /198
- 凉扶序，花海棠 /204
- 雪魔 /212

往日如烟



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
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

谁会和一头犀牛谈情说爱

■ 花崖

1. 你的样子，就像一头犀牛

珍妮大三了，已经在校话剧社跑了两年龙套，和她同届的要么退了社，要么当上了各部部长，只有珍妮，还在演粗使丫鬟、倒霉路人，或者干脆一棵树。社长罗波有次开玩笑说，她的肢体僵硬，很适合演一棵树。珍妮就傻呵呵笑，仿佛听了多了不得的笑话。

剧社里稍有姿质的新人都可以对珍妮呼来喝去，更别说蔻丹。珍妮正在给蔻丹整理戏服，从一大堆配饰里翻找鬼知道在哪儿的掐丝翠翘，蔻丹是罗波钦点的女主角，她身上有着浑然天成的戏剧范，可清纯可风情，自然免不了有些脾气，罗波也爱惯着她那颐指气使的性子。

要不是罗波，谁耐烦伺候蔻丹，罗波纵着蔻丹，珍妮只当自己是在对罗波千依百顺。

珍妮一面喃喃自语进行着心理建设，感叹自己内心强大，才不至于被蔻丹烦死，一面抱着一摞戏服和道具，一头撞在一个人身上。她狼狈地顶着假发套抬起头看，由于逆光，看不清来人的脸，只听到对方矜持地吐出两个字，笨蛋。本来就撞得眼冒金星，这下更是天旋地转。

一边陪同的罗波很明显觉得颜面大失，干笑着把珍妮推搡到一边，热情将来人介绍给剧社一众新人：“下部民国大戏的编剧，才子齐野，我的铁哥们儿。”又招呼蔻丹过来寒暄，齐野盛赞了蔻丹的漂亮，然后看似不经意地眼光扫过角落里的珍妮，“演员素质参差不齐嘛，不过海纳百川，刚看完美女，再看这位，就觉得像极了一头莽撞的犀牛，得回去洗洗眼才行。”齐野轻描淡写的一通话，杀伤力大到足以让珍妮去死。

珍妮有个无伤大雅的缺点，平时不着意，可关键时刻却堪堪致命。她实在反应迟钝，凡事总要慢半拍，等她反应过来，去他的参差不齐，去他的海



纳百川，转成语很了不起啊。她在心里问候了齐野一百八十遍，而对方早已飘然远去。

2. 一边是仇人，一边是救命稻草

珍妮和齐野有仇。他们曾经打过一个赌。

很久以前珍妮着了魔一样要从文学社跳到话剧社，同在文学社的齐野阴阳怪气地说，你不是也暗恋罗波这么肤浅吧。

珍妮心想要你管，但片刻又狗腿地恳求齐野，“知道你们关系铁，如果有罗波出现的场合你能带上我，甚至可以人为多制造些接触机会，那我就不用去话剧社了。”齐野从鼻孔发出悠长的冷哼，说：“你那姿质，多半是龙套。”珍妮不服气，“我是冲着女主角去的，当龙套能让罗波注意到我吗？”齐野笑得促狭，“你尽管去，你要能当上女主角，我就能撺掇罗波把你这个妖孽收了当压寨夫人，也省得你这么迂回。那如果你当不成女主角呢？”珍妮心一横，“那你出现的场合，我退避三舍。”

一言为定。时光荏苒，两年过去了，珍妮果然没能给齐野点颜色看看。

珍妮怪自己没出息，与齐野狭路相逢时只能装不认识，论毒舌，珍妮不是对手。然而更挫败的是，在朝夕相对的过去时光里，罗波没有流露出哪怕丝毫眷顾，他的记忆里从未有过她。

那年珍妮在游泳馆里像一条笨拙却贪欢的鱼，一不注意游到了深水区，慌了起来呛了水，被几个人合力从背后拖上了岸，醒来后看见身边有爸妈，有救生员，还有一个陌生小男孩，关键是，自己一直抓着男孩的手。

后来听爸妈说才知道，出事后那个小男孩在附近，很英勇地冲过来救她，结果被她像抓救命稻草一样牢牢抓住一起呛了回水。爸妈说，你的手攥得那叫一个紧，掰都掰不开。

每次罗波演出剧目，珍妮都混迹在一群粉丝中间，坚持默念，我和罗波是过命的交情，我们有打小牵手的缘分，我和她们是不同的。然而有哪里不同呢，连她自己都快要怀疑那不过是浮生梦一场。

3. 雷死人的鬼打墙

剧社进山游玩，罗波查了攻略，找了条可以堂皇逃票的小道，齐野皱眉说好像不够安全。珍妮躲在人群里捏着嗓子说，胆小鬼和乖宝宝可以选择排

队买票哦。珍妮伸头看，齐野臭着一张脸，顿时心情无比愉悦。

报应来得太快，玩得太 High，珍妮手舞足蹈不幸扭到了脚，回程时慢慢地掉队了。天渐渐暗沉下来，她唯一的意识就是不能停，要一直一直走。她机械地移动着脚步，恍惚中看见一个人影坐在石阶上，等她欣喜若狂地奔过去，人影不见了。她只好继续走，又看见人影，又是到跟前人就消失。

几次三番，珍妮想着是不是遇到了鬼打墙，可残存的理智让她果断确认一下四周，高兴的是，自己似乎离景点出口越来越近了。

那个人影再次出现时，珍妮耍了性子，干脆一伸腿也坐在地上，心想姑娘我不走了。那人影很困惑地漂移过来的时候，珍妮心里颤了两颤。竟然是齐野，珍妮说：“哼哼，你也走散了啊，有啥不好意思的，是人都会迷路，你还和我保持啥距离。”

齐野望着哆哆嗦嗦强颜欢笑的女生，懒得回应她，只好沉默。

罗波和大家在出口等着他们，珍妮大哭着扑上去抱住罗波，久违的安全感让她刚才的坚强伪装瞬间疲软。她哭着说：“就知道你会来救我，你不晓得刚才我有多害怕。”

罗波被珍妮勒住了脖子，剧烈咳嗽，众目睽睽下笑得一脸尴尬。

4. 我发誓永远不会对你恃爱行凶

民国大戏开演前，珍妮看见齐野鬼鬼祟祟地站在大槐树下和蔻丹说着什么，而蔻丹美丽的脸庞光彩全无，灰一样颓败，终于，她扑进齐野的怀抱里放声哭了起来。

珍妮连忙闪开，瞬间明白什么，她没想到面目可憎的齐野竟然还有这一出猫腻。

她在后台候着他回来，劈头盖脸骂一通：“有一种罪，叫恃爱行凶。有一种人，骄矜自大无知，以为自己少年风流，所以肆意践踏别人的感情，我真替蔻丹不值。”

齐野微微一笑，“你不也惦记着罗波吗？我们有什么区别呢？还好，我发誓永远不会这么对你。”

珍妮觉得他的口气像调戏，更像歧视，她终究不像他脸皮厚，立马颓了，不再恋战，转身去安慰蔻丹。

蔻丹罢演，全剧组慌了神，罗波仍在蔻丹身侧软语央求，齐野蛮横地扯过珍妮的胳膊，“你来。”



珍妮连替补都算不上，但五个月的排戏过程只有她一人是全程跟下来的，也只能是她了。

大幕拉开，齐野站在台下，看着珍妮和罗波在自己写的戏里谈情说爱。他怀疑自己脑子锈掉了，才会答应出面帮罗波拒绝蔻丹的表白，而且拗不过蔻丹的追问，忘记大戏即将开演。

他一瞬间想起了那个赌约，珍妮当上了女主角，而自己，总不能失信于她。以珍妮一根筋的脾气，即便没有机缘巧合，她要达成的愿望，也一定是会实现的吧。

珍妮望着台下，只看到齐野离去的背影，她忽然有点心不在焉。

罗波不再对蔻丹有好脸色，他仿佛一夜之间生发了对珍妮的兴趣，他想把对手戏从台上搬到现实里。

但珍妮拒绝了。

5. 你掌心的痣，我总记得在哪里

珍妮请齐野吃小巷里的秘制牛肉面，为那天的质问道歉，身为八卦台风眼，她是从人们的议论声中最后一个知道原来蔻丹喜欢罗波但被拒绝了，原因竟然是罗波更倾向于平凡的珍妮。

珍妮还要谢谢齐野的慧眼识人，举荐她当女主角，但她说不下去了，牛肉面加了很多辣，雾气蒸腾中，眼泪掉下来。

当她期待罗波感应到她的感情时，他没有接收到她的讯号；可当他终于察觉到了她的美，她又感到发自真心的不适与错位。于是她草草结束了这一切，她真是一头莽撞的犀牛，一头跌进爱里，却忘了看那是不是她想要的爱。

珍妮问齐野，你那时为什么形容我像犀牛？

齐野愣怔了一下，眼里那不耐烦的光又出现了，他说：“你不是话剧社的吗？《恋爱的犀牛》都不知道吗？怪不得一直是龙套。”

珍妮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，他一如既往的毒舌惹人厌，珍妮却发不起来脾气。她看见他好看的眉峰轻皱了一下，像艰难回溯着久远的时光，珍妮觉得他的声音发颤，是错觉吗？他终于深吸了一口气，“因为犀牛的视力很差，通常用来比喻人们在恋爱中的眼盲。就比如我那么喜欢你，你却看不见。”

这话像个炸弹，珍妮只觉得耳膜轰鸣。

“很多次我都怀疑这个姑娘不只眼睛，连脑子也有病，我哪里比不上罗波了，但喜欢着有病的你的我，岂不是病得更严重一些吗？话说回来，你为

什么迷恋罗波?”

珍妮说：“因为他右手掌心有颗痣。”

齐野摊开手掌，“是像这样的一颗吗？”

珍妮紧紧攥住他的手，懊恼、羞愤，原来这许多年，她的一腔柔情全都错付，原来当初，和自己心手相连的人是他啊。

齐野的笑里有了宠溺的意味，“虽然罗波手掌心也有颗痣，但他不会游泳。而且我当年并不是要救你，只是无辜被你抓到不能脱身而已。”

第六章 吊唁再遇

“这个雨‘烧野’宵只，烟墨油二高
寒，山崩地裂口，碧草青烟，家破人亡，早生白发，土生土长早失妻。
来数了三重火木神古树。
此歌宜且‘却鬼森山鬼而魅早’，那鬼只，‘珊瑚礁’，流不空房，等
受君首百好，衣裳不空舞袖，飞鸿留宿此个二十日，想那黑县狂风恶。
燃近，此歌里果齐楚自古黄一叶残季，‘耶鬼平一景故指不虚此歌’，即‘日出
！他‘歌墨血祭’
顺延不一合，还须加明志，此歌中特属小吟里宋水刑送寒客，此二十字中。
春一不全狂鬼，宁都曾占断古茶深林未老的歌四叶，若石叶家知
，附赠孙尚器方显唱山歌微里歌，用歌此中歌得衣袖皆寒
去时，采歌歌”，则大王歌天下送里歌幅面歌答。丁脚又会口，正会一不
“”。丁来歌歌墨不景春，相共
，或“睡都首一，而‘歌’，歌水带民歌的歌比不弱，来连歌又歌只歌
，丁来歌目中相共小号来歌，金歌的当此歌再俱春，已升过
一苦歌不里手，来歌丁步歌笑歌越阿林，“歌”苦手不车歌油歌妙，歌歌“
，来歌丁生善歌出歌小，千果妙哈
留”，歌，夹出歌里歌福从歌季“歌丁来歌得小，歌，伊歌一，歌林”
“歌”歌丁莫歌，丁歌丁足歌，歌歌歌歌不
，苦歌去外歌不由歌小，歌美兰过一一对歌山一歌苦叶歌阿林
，其支歌阿林是歌歌小，内一歌主歌叶歌是歌阿林
，长储丽人客，苦歌歌不出歌苦，九果歌音歌来歌表阿林苦歌，自歌宗却
，歌由善歌，王果音之歌心歌要好，歌粉去好丁歌以类

淡蓝色的耳朵

■ 夏桐

1. 再见那朵蓝色玫瑰

高二的暑假，只有“难熬”两个字。

每天早上比上学时还起得早，匆忙洗漱完，吃好早餐，门铃就响起。家教老师冰冷地走了进来。

老妈现在不说“增强睡眠”，只是把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”挂在嘴边。

“是光明还是黑暗就在十二个月后揭晓了，你现在不努力，以后有你受的！”噢，难道她不能说是一年后吗？老妈也一改往日慈祥妈妈形象，改做“冷血妈妈”啦！

中午十二点，家教老师衣兜里的小闹钟就响起，老师随便收拾一下我刚做完的试卷，把妈妈递过来的绿茶咕噜咕噜喝完，就赶往下一家。

我累得趴在暑假作业堆里，脑海里翻滚的都是试卷的纸糊糊。

不一会儿，门铃又响了。老妈在厨房里拉开嗓子大喊：“邬如果，快去开门！看是不是送报的来了。”

我只好又爬起来，脚下的拖鞋拖泥带水地“啪啪”响，一直踏到门边。

拉开门，看见两张灿烂的笑脸。原来是小歌和林阿姨来了。

“如果，做题做得辛不辛苦啊？”林阿姨微笑地走了进来，手里还拿着一包炒栗子。小歌也跟着走了进来。

“林梅，你来啦？噢，小歌也来了啊。”老妈从厨房里探出头，说，“留下来吃饭吧，我包了饺子，还买了鱼呢。”

林阿姨和老妈一边吃饭一边说笑着，小歌也不断找我说话。

林阿姨是我们楼上的一户，小歌则是林阿姨的女儿。

吃完饭后，咬着林阿姨带来的糖炒栗子，老妈也不好意思在客人面前对我大叫让我去做题。我更是开心地吃着栗子，看电视。



“如果跟小歌一起下去玩玩吧。”两个妈妈突然异口同声地对我们说。小歌欢欢喜喜地拉着我的手，和我下了楼。

在楼下的便利店里买了一包粉色包装的水果糖，小歌又拉着我，走到不远处的小区公园里。

小区公园里，有一个秋千，只有一只灰色的小鸟落在上面，很快又起飞。

小歌坐到秋千上，又拍拍旁边的空秋千，我也去坐下。

秋千在半空中来回徘徊出一条条光滑的弧线，嘴里含着哈密瓜糖，咯咯的笑声中，好像要飞起来。噢噢噢，有种穿着仙女的蕾丝鞋子，踏上一朵糖果色的云彩的感觉耶。

“啦啦啦，我要飞起来飞起来！”另一朵小云彩上的小歌疯癫地叫着。

“小傻瓜。”我笑着吐吐舌头。呵呵，真的好久没这样快乐过了。

“哎哎哎，”小歌一脸小任性，“如果姐姐，那袋糖果给我咯。”小歌那修长的手指指着那袋粉色水果糖。

我紧紧捏着秋千的绳子，无所谓地说：“拿去吧。”

小歌打了个响指，甩着小腿，马上咯吱咯吱地咬起草莓糖。

“如果姐姐……”小歌突然凑过来咬我耳朵说，“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”

我舔舔嘴唇，用手指弹了弹小歌毛茸茸的小脑袋瓜：“少恶心兮兮的，有话快说。”

“如果姐姐，你有参加过舞会吗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也就是毕业舞会啊。”小歌用手指在半空中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，然后转过头，甜甜地看着我。

“没……没有呢。”我吞吞吐吐地回答。

“真的吗？我快要参加我们的毕业舞会啦，妈妈答应我要给我买‘星糖屋’里的泡泡裙呢。”小歌一脸小幸福。

“什么舞会呢？那‘星糖屋’里的裙子可贵了。”我装作满不在乎地说。

“不是说了吗？毕业舞会！初中的毕业舞会！”小歌嘟起粉红的嘴巴。

我笑了笑。

是啊，小歌现在身高已经一米六几了。那像芭比娃娃的精致小腿，微微凸起的胸部。不管身材还是模样的，渐渐蜕变成小蝴蝶啦。

我把秋千荡得更高，更高……

可我突然站起来，甩甩手，对还在荡着秋千的小歌说：“好了，我们回



去吧。”小歌咬着嘴唇，低着头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

“嗯。”小歌这条小黏虫马上跟了上来。

回到家，林阿姨好像也准备要走了。

“你们回来啦？”林阿姨温暖地笑着，“小歌现在去买裙子，如果，你也去吧，好吗？”

“哎呀，如果还要继续做题呢。”老妈突然从屋子里走了出来，“如果，你姐姐邬如星刚刚打电话回来了，问你做题做得怎么样了。”

邬如星是我的亲姐姐，现在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大二。

我感到没趣，“哦”地应了一声，准备回房继续做题。

“啊，不要！”小歌马上又黏了上来，“我要如果姐姐陪我一起去挑裙子！”

“于歌……”林阿姨叫着小歌的名字，为难起来。

“好吧好吧，就当作出去放松放松吧。”老妈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，只好答应了。

乌拉！我真想开心地大喊一声。

坐着林阿姨的车，很快到了“星糖屋”。

小歌立刻扎进裙子堆里，摸摸这条试试那条，可每一条都太漂亮了，她最后对着大大的穿衣镜，苦恼地咬起手指来。

“如果姐姐，”小歌甜甜地笑着转过头，“你说哪一条好看呢？哪一条好看呢？”

可我没有听到她说些什么，而是被一旁的一条裙子迷住了。

好像啊，这条裙子真的好像啊。一样像饱满的花朵那样的裙摆，一样的星星般的胸针，一样的泡泡袖子，一样在领子口缀着一朵用珠片拼成的玫瑰的形状，一样的蓝玫瑰色……

“如果姐姐？”小歌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身边，“你觉得这条好看吗？”

店员马上走了过来，拉拉裙摆，说：“这可是今年最流行的泡泡裙啊，你看这裙摆，就像是被蓝玫瑰塞得鼓鼓似的，你看这颜色，多好看啊……”

小歌对店员小姐笑了笑，翻翻价格牌子，马上大叫起来：“天！一千二百五十元，怎么这么贵？”

“这当然。”店员也对小歌笑了笑，“这是今年最流行的呢，你看这布料，像丝绸那样滑呢。”

“算了，还是看其他的吧。”我拉拉小歌的衣服，说道。这裙子的价格真的很贵呢。

到最后，小歌还是一条裙子也没有选到。

“嗯……那下次再来看看吧，反正离你们的毕业舞会还有两个星期呢。”林阿姨一边开着车，一边说。

“好吧……”小歌垂着头，有点不乐意。

回到家，老妈看了我一眼：“回来了？”

“嗯。”我脱着帆布鞋，应道。

本以为老妈会又啰唆一阵，但没想到她却很温和地说：“算了，今天就让你放松一天。如星说了，要是老在房间里整天做题，很容易变痴呆的。”

“哦，好。”我转身回房。

打开那大大的衣柜，我拖出压在最底下的一箱。

里面的那条蓝玫瑰色泡泡裙静静地像个公主那样躺在那里。我抚摸着裙上的每一角，每一个部分。

滴答滴答，一颗颗眼泪落在裙上。那么硕大，那么透明。

权寒哥哥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找到一条和它一模一样的裙子啦。

权寒哥哥，你在天国，还好吗……

2. 我愿，是一面镜子

冬日，广州的天气干冷干冷的。校园里的落叶都被冬风卷起一个个无形的旋涡。

“邬如果，六十三分。”政治老师的手指狠狠一弹，如果的试卷狼狈地飘在地上，“看你最近是怎么学的？这个学期都考这个分数，下个学期中考你还考什么？考什么？”

底下一片“咯咯咯”的嘲笑声。

如果红着脸，走上讲台，拾起那张试卷，心里悄悄地骂：“死政治佬，死试卷！”

回到座位时，如果的手臂不小心碰到同桌的权寒。

权寒是一个有点古怪的留级生，本来现在应该上高一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和如果他们一起读初三。

接下来念到的分数，不管是高是低，如果都不想理会。她捂着自己的脸，感到自己全身火辣辣的，对这份考卷不知道是羞愧还是不安。

好不容易熬到放学，如果随意收拾好书包，把穿在校服里的毛衣的领子束得更高一些，走出了校门。



离学校已经很远了，如果把考卷从书包里拿出，想把它塞进路旁的垃圾箱，又感到不对，用水笔把“学生姓名”和“学校班级”那两栏涂成两格子满满的蓝，再扔进垃圾箱。

回到家，发现老妈提着一个保温罐，刚好要出去。

“回来啦。”老妈摇了摇手中的保温罐子，“我去给如星带点汤，她高三了，很辛苦啊。而且这个学期我都没怎么给她带东西去呢。学校也真是的，高三学生一个学期只能回来两次……”

老妈的话还没有说完，电梯就来了。

见老妈已经下楼了，如果才进到家里。可一回到房间，客厅里的电话又响起了。

“如果啊，你自己泡个面，我可能比较晚回来……”又是老妈打回来的电话。

“嗯嗯嗯。”如果胡乱应了几声，就挂了电话。

如果把自己扔到床上，不想理会那些作业，更不想再想那张被扔掉的考卷。她的脑袋空空的，只能用“迷茫”与“空虚”两个词形容。

如果多羡慕姐姐如星那样的住校生，至少有妈妈的关心。如果还记得，如星中考时考上的是全广州最好的高中。

如果虽然不像姐姐跟个天才那样，但至少，她从前考试都在全班前十名。可初三这年的第一个学期，每次考试的成绩都不理想。

看看日历上面被老妈画上红圈圈的日子，如果才想起，离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没几天了。

如果突然想打开电脑玩一下。虽然她是“电脑小白”，但她现在却认为只有电脑才能平息自己百感交集的心。

上了QQ，发现没多少人在，如果只好去网上聊天室。

一聊就忘了时间，直到饿得胃痛。如果痛得皱皱眉头，看看墙上的挂钟：已经晚上八点半了。

算了，就让自己饿得清醒一下吧。

刚这么想，门却不知被谁打开了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如果的耳朵：“邬如果，你在干什么！作业都做完了？”

如果敲着键盘的手指停了下来，转身看到的是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的妈妈。

“做……做完了……”如果说完这句话后感到深深的后悔，这是她第一次说谎。